



高新海“护理员” 樊石头： 十多年如一日 真情早已 无法撼动



“护理员”樊石头，65岁，郑州煤矿机械厂退休工人，居住在与陇海大院一墙之隔的陇海天城里。小学时，与高新海同班同学，由于对足球的热爱和出众的球技而一起被选入当时的郑州铁路局火车头少年足球队。回想起一起踢球、一起玩耍的美好往昔，他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那时老三（高新海）是守门员，我是队长，取得过两届少年足球比赛的冠军！”

1976年，高新海在农场插队时，突患急性横贯性脊髓炎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当时已在郑州煤矿机械厂上班的樊石头得知高新海患病后，请假和高新海的二哥一起陪同高新海到北京看病。看病回来以后，高新海需要做锻炼恢复失去知觉的身体机能，他设法帮助高新海自制了一个轮椅，早上上班，晚上帮助高新海锻炼。“每次锻炼都需要四个人，两人架着胳膊，一个人扶膝盖，一个人扶臀部，做100多次下蹲。有时，用轮椅推着他转转，锻炼胳膊掌握平衡的能力，后来，用废旧的钢材做了两个哑铃帮助他恢复锻炼。”樊石头说，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很多必需的器材都是想法自制的。

2004年12月退休后，樊石头每天如同上班一样准时帮助高新海倒掉夜里排的小便，端洗脸水，照顾得无微不至，从未间断过一天，十多年如一日；风和日丽的日子，他把高新海抱上三轮车一同出去转转散心；生病的时候他就陪着高新海看病，需要住院时，就在医院侍候。

去年4月份，高新海搬到幸福路5号院，而樊石头搬到了唐子巷，相距远了许多。真情早已无法撼动，樊石头依然骑20分钟左右的电动三轮车在上午七点左右准时“上班”，做着十多年如一日的“工作”，一直到晚上七点左右把晚上的饭和需要喝的水准备好，尿盆整理好后，才放心地离开！

说起两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樊石头动情地说：“俺俩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不一般，只能用‘情’和‘义’来代替。我曾经和老三说‘三弟，这辈子咱俩是分不开了，不是我把你送走，就是你把我送走’。”

记者 冉红政

高新海“采购员”贾留成： 有生之年 只要走得动，就会去看看他



3月4日上午，记者采访了曾经和高新海同住陇海大院68岁的贾留成老先生。他告诉记者，从1948年搬到一马路当时的铁路职工居住小平房时，就认识高新海一家。他说，从小我们就一起玩，我们都在铁路二小上学。高新海从小就喜欢运动，还是很不错的守门员。

1970年以后陇海大院建成，高新海家是第一批搬进去居住的，当时就2栋楼。我们常去他家玩，经常帮助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高新海父母

对人都很好，他父亲还参加过抗美援朝。等两位老人过世后，照顾他的二哥也有病去世了。高新海生活就更需要人照顾了。

因此，贾留成买菜时，帮他捎上一把；打酱油，给他带上一瓶；看到高新海缺什么生活用品，给他悄悄补齐，从来没拿过高新海一分钱。

贾留成说，1997年退休后，他的时间宽松了一些，他和院里的王志平经常带高新海去苗圃浴池洗澡。年轻一点的王志平将高新海背到浴

池里泡泡澡，再帮他搓搓背。“有时候我们陪着高新海一起说话，说着说着就想去洗澡了。泡在澡堂里大家可开心了。大家几乎每天都见面，有事没事就去高新海家里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早上起来，就先去看看高新海，帮他倒一下尿盆，洗洗脸。安排好后才离开。中午再去看看。晚上吃过饭还是去看看高新海有没有需要的，安排好后才放心回家睡觉。高新海的大哥好多年前就因肺癌常年卧床需要人照顾，他也照顾不到高新海。都是他的妹妹高新霞中午来给做饭，或者买饭送过来。要是妹妹有事了就会提前告诉大家帮忙照顾。”

他说这都不算啥事，感觉就是像家人一样。后来高新海克服困难学会了骑机动三轮车，就开车带我们一起出去转转玩玩。2014年春陇海大院拆迁了，贾留成现在住在管城区世纪欢乐园旁边，离高新海远了点。但是还是惦记牵挂着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坐一小时左右的216路公交车去看看。自己已有生之年只要走得动，就会去看看他。

记者 王赛华

高新海邻居王金贵： 帮助高新海，从来没有谁指挥谁 都是自发的



3月3日，记者联系到陇海大院现年57岁的王金贵。王金贵说，虽然因陇海路修高架，搬离了陇海大院，但他的心没有搬离陇海大院，牵挂高新海的心依然如初。

王金贵说，他与高新海是老邻居了，虽然高新海比他大几岁，但他们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玩。高新海原来是一名运动员，身体很好，想不到1976年3月份的一天晚上，高新海

感觉身体疼，后来疼得厉害，就和邻居带他去医院看看，也没有看出什么。回到大院2楼的家，高新海身体还疼，当时就搀扶着他下楼，还没有走到楼下就摔倒了。常三（常思军）赶快去借了个架子车，往骨科医院送，后又送到铁路医院送并住了院，结论比较悲观，截肢。

王金贵说，那时他才18岁左右，刚高中毕业。作为邻居，换成谁，也会这样去帮忙。当

初，没有想到这种帮忙会成为一种习惯，且众多人一坚持就是39年。回首看看，一路走来，真不容易。那时，大院内有600多户居民，也算是一个大院了，2000年以前，邻居们、战友们（一道下乡的知青），都是不定期找高新海聊天，给他按摩，但屋里屋外主要还是他妈妈在操心。2000年以后，高新海父母相继卧床不起。大概八九年前，又相聚去世；高新海的家中，方方面面，都会有人去帮忙，去照顾，安个这，装个那，只要这个小屋内需要，很快就会有人去把这事儿给办了。需要钱时，大伙凑钱；需要出力，大伙出力。从来没有谁指挥谁，都是自发的。

王金贵说，有时，不去高新海的屋里坐会儿，就好像少了点啥。如今，关心高新海的人多了，说实话，心里也安稳了许多。希望今后政府和社会能够给高新海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得到更好的照顾，生活上有所改善。

记者 董占卿